

## H 流金岁月 沈威 我与邢福义先生



1984年,邢福义(右)和父亲邢治河(中)、哥哥邢福仁在乐东老家。

资料图

近日,《邢福义文集》出版座谈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,这是学术界一大盛事。早在座谈会召开前,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的副所长匡鹏飞教授已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发表了《气势恢宏的汉语语言学巨幅画卷》一文,该文全面介绍了《邢福义文集》的详细情况,影响广泛。2022年7月10日举行的《邢福义文集》出版座谈会上,众多专家、学者从邢先生的学术思想、学术贡献、学术情操、学术方法等多方面进行了精彩的论述。无论是座谈会前匡鹏飞教授对《文集》的推介,还是座谈会上专家、学者们热情洋溢的发言都十分精彩。老实讲,我是没有资格来写《邢福义文集》出版感想的。相对于优秀的师兄师姐们,我没有做出什么成绩,非常惭愧!对不住先生!作为与邢先生接触较多的学生之一,我就简单谈谈和邢先生的师生缘。

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“为人第一、为学第二”,他是这样说的,更是这样做的,先生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。

我本科阶段(1999年—2003年)和硕士阶段(2004年—2007年)都是计算机专业,于2007年跨专业跟随邢先生攻读汉语言文学博士学位。按理说,我是计算机专业考过来的学生,邢先生有计算机相关的事情应该会让我来做。可是,邢先生每次讲座的PPT、照片的处理、视频的剪辑都是他亲手制作,从不让我代劳。遇到不会的地方,他总是认真地向我请教。邢先生常常对我说,在语言学上他是我的老师,在计算机上我是他的老师。有时我帮助先生检索了一些资料,或者修改了一下图形等微不足道的小事,先生在文章或书的末尾也会专门进行说明,先生的高风亮节可见一斑。

先生把每一个学生都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关心、爱护。这里我举一个小例子:在我攻读博士的时候,由于当时条件有限,微机室里没有安装空调。暑假期间尤其到了三伏天更是热上加热,我的座位正对着微机室的大门,邢先生经过微机室时,常看到我热得汗流浃背。有一天邢先生给我打电话,让我晚饭后陪他去群光广场买点东西。我准时和邢先生在群光广场碰头。邢先生说你帮我挑个电风扇,最好风力大又不占地方的,样子就按你的审美眼光来选。和先生选好电风扇,先生付完款后让我帮他拿着电风扇,我们边走边聊,回到学校,临别时,先生对我说:

“夏天的微机室太热,这个电扇就是给你买的,我担心我先说了你不去,才骗你陪我去买的。”我的心中除了感动还是感动。

吾师爱吾,吾更爱吾师!祝先生健康长寿!

(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)

## H 读史侧翼 王凯 雪莱:诗坛上的普罗米修斯

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珀西·比希·雪莱离开这个世界整整200年了,但他优美隽永、叩动心灵的诗句却永远留在后人心中,一句“冬天已经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流传至今。

1822年7月8日,一场海上风暴夺去了雪莱年仅30岁的生命,马克思深为雪莱的早逝惋惜,称赞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;恩格斯则称他为“天才的预言家”。雪莱一生虽然短暂,却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富才华的抒情诗人之一,被誉为“诗人中的诗人”,与拜伦并称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“双子星座”。

雪莱出生在英国苏塞克斯郡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,祖父是男爵,父亲属于代表工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辉格党,当过国会议员。雪莱自幼聪颖,8岁时便能诗会文,少年时代曾在贵族子弟学校伊顿公学就读。在当时的学校,教师虐待学生的现象十分普遍,雪莱总是以反抗者的身份出现。这种反抗、叛逆的性格伴随着他的一生,凡是读过雪莱诗歌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一点。

雪莱的诗才仿佛是与生俱来的,十几岁时便与朋友合写了长诗《流浪的犹太人》,自己独立完成了传奇故事《柴斯特罗齐》和《圣安尔温》,还与妹妹合著了一部诗集。1810年,雪莱进入牛津大学学习。他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着浓厚兴趣,尤其推崇英国著名思想家威廉·葛德文的《政治正义论》一书,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,他反对压迫奴役,反对宗教迷信,主张通过教育手段来改革社会。雪莱酷爱读书,据说在牛津求学期间只去上了一次课,其余时间都是独立阅读、研究和思考。

雪莱在牛津的日子只是匆匆一瞥。1811年初,他撰写了哲学论文《无神论的必然性》,用逻辑



雪莱画像。

资料图

推理论证上帝不存在,宣传无神论思想。这年2月,《无神论的必然性》在牛津的书店出现,被一位传教士发现,立即逼着书店老板销毁。一位老师收到雪莱的赠书,也急忙赶到学校质询。3月,雪莱被牛津开除,结束了不到一年的大学生活。

离开学校后,雪莱又遭到父亲的诘难,父亲让他认错,雪莱断然拒绝。见弃于学校,又得罪了父亲,雪莱只好离家独居,其间他与妹妹的好友哈丽叶相爱,随即结婚。1812年初,雪莱与哈丽叶赴都柏林,支持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,其间发表了《告爱尔兰人民书》和《人权宣言》,提倡民族独立和宗教解放,抨击暴政,鼓吹革命。

1814年6月,雪莱拜访了他的偶像、《政治正义论》作者葛德文,并与女儿玛丽陷入了爱河。玛丽也是一位著名作家,1818年,她创作了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《弗兰肯斯坦》,被誉为“科幻小说之母”。200多年来,“弗兰肯斯坦”早已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符号,代表了异化、怪物行为或危险科学。

雪莱的批判态度和叛逆精神引起了当时英国统治阶级的忌恨,英国当局利用其婚姻事件大做文章,对雪莱诽谤中伤,致使诗人不得不愤然离开祖国,旅居意大利。在意大利期间,雪莱关心英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与生活,同情支持西班牙、意大利和希腊人民的解放运动,并与诗人拜伦结为莫逆之交。

其间雪莱创作热情非常高涨,创作了《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》《西风颂》《致云雀》《云》《自由颂》《阿多尼》《钦契》《希腊》等大批作品,其中以诗剧《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》最为重要。作品取材于古希腊神话故事和希腊戏剧家创作的悲剧,描述了普罗米修斯为拯救人类,从天上盗来智慧之火,将科学文化和生产技艺教给人类。这部披着浪漫主义神话外衣的诗剧,实际上植根于19世纪初期英国现实社会,是现实的社会斗争和诗人政治理想的曲折反映。作品真实揭露了统治阶级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,歌颂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,表达了诗人建立美好社会的崇高理想。

雪莱所处的时代,早期的工人运动正在兴起,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,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还没有诞生。雪莱在他短促的一生中,反对暴政、宗教和迷信,同情和支持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,向往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世界。今天看来,雪莱是时代的先知,是诗坛上的普罗米修斯,他通过诗歌创作,向被压迫的人民和被奴役的民族传播了革命的火种。

## H 写食主义 刘丽华 本草绿豆

暑热天里,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会备有绿豆,一把小小的绿豆,就是人们的“第一解暑神器”,其实绿豆不只是解暑,还解百毒呢,李时珍称它“济世之谷”。试想,从炎炎烈

日下赶往家时,桌上摆着一碗绿豆汤,你一碗喝下去,那有多痛快解热!当你贪嘴多吃了两颗荔枝上火了,来一碗绿豆粥,那热毒就压下去了。

可在家乡农人的心里,绿豆是不问收成的,它只是填饱作物,是禾谷的前茬,换句话说,那些肥沃的土壤,是留给大豆花生的,这绿豆占不着,绿豆只能播撒在田间地头,甚至荒地。好在绿豆从不挑地方,搁哪,都能生根发芽。

母亲每年都会点绿豆,一般在四五月间,无需费劲,她随便找根柴禾棒,戳出一个个拇指深的小坑来,每个小坑里点上三五颗,再将戳出的那团泥土覆盖住,施点火土灰,绿豆就能成活,且长势很好,但不宜多施肥,因肥过多,反倒只顾长豆苗,那豆荚就结得少了。母亲总是将绿豆与早收的庄稼套种,当别的作物收割后,枝杈四散的绿豆,正好是黄花簇簇、翠芽抽条之时,那时光照充足,豆荚就结得壮实饱满。

绿豆从一朵豆花,到一根豆荚爆开,要个把月的时间,它要吸足天地的精气,养精蓄锐,将自己所有的精华,浓缩在一粒粒满地打滚的小豆粒里。因为一身青绿,细小,所以叫青小豆。



绿豆汤。 资料图

绿豆的绿,是采大地之绿,采草木之绿。绿豆的品种不同,其绿也有色差,点豆有早晚,其豆也分摘拔。《本草纲目》里记载,其粒粗而色鲜者为官绿;皮薄而粉多、粒小而色深者为油绿;皮厚而粉少早种者,为摘绿,可频摘;迟种则为拔绿,一拔而已。

正是这层包裹豆肉的绿衣,绿豆才有解暑之功效。所以,酷暑炎热天,人们能安然度过,绿豆功不可没。

绿豆皮寒肉平,其皮,解暑;其肉,解毒。它可做豆粥豆饭豆糕豆粉豆面豆酒……记得儿时,我们这些嘴馋的孩子,天天惦念着那些绿豆,看到刚抽出条来的小豆芽,像极了一根根绿色的小蜡笔,娇嫩得我们的指甲盖随便一碰,就可划伤它们。我们等着,等着,等到一根根豆芽肚腹刚刚鼓胀,就急不可待地摘一些回家,扔进煮过饭后滚烫的灶灰里,煨它一箸,用火钳一根一根地扒出来,放在案子上,舀勺井水一冲,开始尝鲜,咬住豆芽一端,往另一端撕去,捏住豆芽的手指一挤,一排碧绿的豆粒,就稳稳当当落到了嘴里,一咀嚼,嫩嫩的,粉粉的,香香的,这个鲜豆的香,是带着豆芽上水分的清香。这么一香,充盈着我们的记忆,就是一辈子。